

迈克尔·马隆 著 王春 芦莹 译
(MICHAEL MALONE)

Red clay
blue cadillac

史黛拉不说
谁也不知道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史黛拉不说，谁也不知道
red clay , blue cadillac

(美) 迈克尔·马隆 著

王春 芦莹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史黛拉不说, 谁也不知道 / (美) 马隆著; 王春, 芦莹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0225-779-5

I. 史… II. ①马…②王…③芦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82824号

Red clay, blue cadillac

By Michael Malone

Copyright © 2002 by Michael Malone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Sourcebooks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6-9993

史黛拉不说, 谁也不知道

(美) 迈克尔·马隆 著; 王春 芦莹 译

责任编辑: 金 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 设计: 邱特聪
yp2010@yahoo.cn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 律 顾 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62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779-5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- 史黛拉不说，谁也不知道 1
- 玛丽把遗物送给猫王 24
- “俏姐儿”伤了心 45
- 夏曼的丈夫彻底消失 64
- 露西杀人于无形 90
- 弗洛尼也有脾气 111
- 帕蒂的第四任丈夫死得离奇 124
- 梅瑞狄斯跑进婚姻 177
- 安吉实在太迷人 192
- 莫娜喝退劫匪 228
- 贝蒂恨极了那只鹿 242
- 玛蒂杀夫致富 252

史黛拉不说，谁也不知道

在短短的斜坡顶上，立有圆柱的法院大楼在八月的阳光下打过蜡一般地泛着光，仿佛整个楼都浸在湖水里。枫叶低垂着，北卡罗来纳州州旗耷拉着，贴在金属旗杆上。高温带来的湿热天气罩住了整个郡，一周又是一周。人们把这样的天气叫“狗都不理的天儿”，说是根据“天狼星”命名的。我们可不知道什么“天狼星”，只是觉着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这种天气连狗都烦得慌，懒得离开阴凉地儿，除非它疯了，否则才不会到街上溜达呢。当时，正值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，我刚好十岁。那个夏天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，不仅因为那绵长不尽的滚滚热浪，更是因为一个名叫“史黛拉·多伊尔”的女人。

我们等了很久，法院的门终于被一扇扇推开，警察和律师匆匆跨步出来，又突然驻足在门口，仿佛被灼伤了一样，举起胳膊遮挡骄阳。最后出来的就是史黛拉·多伊尔。两个代理人一左一右，陪同她走到巡逻警车旁。橘红色的警车有如万圣节的蜡烛，等候着陪审团将两个

月前发生在“红山”的一桩案子敲定后，就把她带走。“红山”是这个郡上唯一一座大得拥有自家名号的房子，大概就是在那里，史黛拉·多伊尔涉嫌枪杀了她的丈夫休·多伊尔。

多伊尔谋杀案在镇子里头激起了轩然大波，打破了小镇居民死寂的生活。恐怕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前，没有哪一件事情比这个案子更令人兴奋的了。在法院大楼外的人行道上，人们纵然感到脚底直冒热气，仍急不可待地等着听到多伊尔夫人被判有罪的消息。新闻媒体也在等待着，不只是因为她是谋害巨富的杀人犯，更重要的是她是史黛拉·多伊尔，电影明星啊！

爸爸嘴角紧绷，粗壮的手臂重重地挤压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拉着我挤进人群。“巴迪，听着，等你长大后，如果有人问，‘你这辈子见过天生丽质的绝色美女么？’儿子，你就告诉他，‘当然见过，我可是三生有幸，见过史黛拉·朵拉·多伊尔啊！’”他忽然高了八度的嗓门人人都听得见，“你就告诉他们，她美得让人窒息，那些想让她背黑锅的人也要难为情，怕是到头来引火上身呢。”

爸爸用奇怪的大嗓门说着那些奇怪的话，眼睛盯着正由代理人扶着走下台阶的黑衣女人。他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，手指也紧抓着衬衫袖子。周围的人回过头来盯着我们看，还有人窃笑。

我替他感到难为情，低声说：“老爸，她不就是个老杀人犯么。谁不知道她喝醉后拿枪打中了多伊尔先生的脑袋？”

爸爸皱了皱眉：“你知道什么？！”

我接着说：“大伙都说她是个坏女人，老是喝酒，不让多伊尔先生家人跟她一起住，还逼着他把他的爸妈赶了出去。”

父亲对我摇摇头：“我不准这样丑恶的流言飞语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听见了吗，巴迪？”

“是，爸爸。”

“她没杀休·多伊尔。”

“是的，她没杀。”

爸爸紧皱的眉头让我害怕。这可是少有的事。我凑近他，抓住他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明了跟他一致的立场。也许对于爸爸眼里的美人，我倒不必跟着一起崇拜或是倾倒，但爸爸的想法已是根深蒂固，我没法眼睁睁的跟他在这件事情上划清界线。也就是从那个瞬间开始，我对史黛拉·多伊尔的看法有了倾斜，也因此跟爸爸有了更多的相通之感。也许到头来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但却多了更多的象征意义。爸爸一辈子都不曾像我这样只注重象征意义。

法院大楼前的台阶很宽，是由凸凹不平的石板铺成的。多伊尔夫人走下来，唧唧喳喳的人群一下没了声音。人们好像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一样齐刷刷地退后，在橘红色的巡逻车外让出了个半圈。新闻记者们赶忙把相机推向前面。她步子太急，一下子被绊倒，一只鞋跟卡在了碎裂的石板缝儿里，身子也倒向了旁边的一个代理人。

“她喝多了！”我近旁的一个女人爆出大笑。那是个乡下女人，穿着一件花裙子，腰间系着一条带颜色的细带。她和肩上摇晃的孩子都是胖乎乎的一副穷相。

“瞅瞅她，”乡下女人指指点点地说着，“瞅瞅那身衣服。还以为自己在好莱坞呢！”她旁边的女人点点头，从帽檐下面眯着眼睛看着说：“要是我把我老头子杀了，那帮有钱的律师们才不会连跑带颠儿地来帮我脱了干系呢！”她边说边挥手打跑嗡嗡叫的苍蝇。

随后她们不做声了，其他人也静了下来。人们被太阳灼伤的眼睛全都落在了这个黑衣女人身上，注视着她：这个曾经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多伊尔夫人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！

多伊尔夫人抓住那个年轻的代理人僵硬而黝黑的胳膊，俯下身子检查她的鞋跟。黑色的鞋子、黑色的套裙、黑色的手袋、黑色的宽边帽子——这些时髦的衣饰闪着财富与死亡的双重光芒，刺痛了我们的眼睛。就在挥之不去的热浪里，在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，停住不动的多伊尔夫人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球。随后她匆匆离去，带动身边那两个大块头的代理人也加快了脚步，朝着橘红色巡逻车打开的车门走去。爸爸一个箭步跨过去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上，人潮就又涌了过来。我用胳膊肘推推搡搡地挤过去，看见他一只手握着的白色的草帽，另一只手伸向杀人凶手。“史黛拉，你好么？我是克莱顿·海斯啊。”

就在多伊尔夫人回眸摘下墨镜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她帽子底下泛着草莓色的一头秀发，看到了她戴着一只硕大耀眼钻戒的玉手。我一下子领悟了爸爸的话：她实在是美极了。她有着紫丁香色的双眸，幽深迷人。她的肌肤有着贝壳内里的光泽。她的美卓尔不群，与其他女人的美迥然不同。我这一生从没见过这样美的女人。

“哦，克莱顿！上帝啊，都过了这么多年啦！”

“是啊，过了这么久了！”他边说边握住了她的手。

她双手握住了爸爸的手。“你还是老样子。这是你的儿子？”她那紫丁香色的眼睛转向我。

“是啊，他叫巴迪。我和埃达有六个孩子了，三个男孩儿，三个女孩儿。”

“六个？我们有这么老了？”她笑了，“听说你娶了埃达·哈克尼？”一个代理人清了清喉咙。“真不好意思，克莱顿，我们得走了。”

“马上就好，朗尼。史黛拉，听我说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你失去了休，我和你一样难过。”

她一下子泪水盈眶，说：“克莱顿，他是自杀的。”

“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不是你干的。”爸爸一再地慢慢点头，他听人说话时常常是这副神情，“我都知道。祝你好运。”

她抹了抹眼泪。“谢谢你。”

“我跟所有人说，你是清白的，我敢保证。”

“克莱顿，谢谢你。”

爸爸再一次点点头，然后侧过脸来，朝着她露出和缓而平静的笑容。“有什么我和埃达能帮得上你的，尽管打电话过来，好吗？”她亲了亲爸爸的脸颊，然后坐进警车，我和爸爸退回到脸上写满恶意和贪婪的人群里。警车缓缓地从围观的人群中开走。一架架相机推到车窗近旁。

一个面黄肌瘦，叼着烟斗的男人跳下台阶，加入到我们身旁的一些记者堆里，“陪审团派人订饭去了。”他告诉那些记者，“别跟这帮乡巴佬搭腔。自杀还是他杀，还是没准儿的事呢！”他扯下夹克衫，团成一团夹到胳膊底下。“老天，真够热的。”

一个头发少得可怜、浑身是汗的年轻记者抗议道：“在大家的眼里，好莱坞是个花花世界，她不过是那儿的一个婊子。休·多伊尔是当地的钻石王老五，他老爸在年头不好的时候还能撑着好几家工厂，养着镇子上一半的乡下佬呢。警察准会给她动电刑。即便不为别的，为她那顶帽子，也不是没可能。”

“那可说不准，”叼烟斗的男人咧嘴笑道，“她生在离这六英里的贫民窟里，戴不戴帽子都一样是乡巴佬出身。再说，就算她开枪把她丈夫打死了又怎样？他得了癌症，本来就没几天了。她才不会为了屁大的事儿弄这么大动静呢。不过她可真他妈的好看。”

史黛拉·多伊尔被带走后，人们才重新感觉到热浪灼烤有多难受，于是重回到阴凉的地方坐着，一直坐到傍晚凉风吹来。他们在等待着陪审团的宣判，而我跟着爸爸一起沿着主街向我们自己家开的家具店

走去。爸爸还开了一家肉店，可他既没多大兴趣，也没什么策略，于是我大哥就把生意接了过去。红木装潢的卧室和红枫装潢的餐厅中间有个宽敞的摇椅，老爸每天就坐在摇椅上看书，朋友来坐坐他就跟他们聊天。其实那个摇椅本来是要在家具店卖的，可是他在那儿坐的时间长了，椅子也就成了他的了。头上的三部吊扇搅扰着静默而阴凉的空气，爸爸回答着我提出的关于史黛拉·多伊尔的问题。

爸爸说，史黛拉·多拉·希布在第十九路那边长大，她家的小房子有三个房间，锡制屋顶。这座房子被那些混凝土大楼托衬着，高高坐落在红色粘土上，让人想起那种门廊下陷，小得寒酸的松木房子。那种房子常常被主人就那么扔在脏兮兮的泥巴院子里，像一堆了无生气的雕塑，又如同他们旧日那些破碎的理想和无法修复的生活的残骸：缺了门的冰箱，生了锈的汽车，成堆的破铜烂铁和塑料，这一切都向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司机昭示着一个事实：“美梦早晚是要醒的。”

可史黛拉的母亲——多拉·希布——却偏偏是个爱做梦的人。她也曾是个漂亮姑娘，后来嫁给了一个农场主，不顾自己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干活儿。可即便她这么辛苦，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。不过到了晚上，朵拉就抱着电影杂志，看了又看，翻了再翻。她坚信那里头有令她神往的浪漫生活，她这辈子过不上了，可她的孩子要替她实现。不幸的是，她在二十七岁第五次分娩时就撒手离开了人世。史黛拉从卧室的门缝里看见人们用一张薄毯子蒙住妈妈的脸，当时她只有八岁。当她十四岁时，多伊尔先生工厂里的一台机器出了事故，她爸爸也因此而死去了。十六岁的时候，跟她同岁的休·多伊尔爱上了她。（我爸爸当时也跟她们一般大。）

“爸爸，你也爱过她么？”

“是啊。镇子里头哪个男孩子不为史黛拉·多伊尔着迷发疯呢？陷

进去是迟早的事儿。我也跟别的孩子一样，不能自拔。七年级的时候我俩相恋了。情人节那天我给她买了一大盒‘惠特曼’^①巧克力呢。我记得当时把身上仅有的几个子儿都花光了。”

“你们怎么对她那么着迷啊？”

“我猜大家都觉着要是史黛拉没那种感觉，恐怕自个儿就白活了一回吧。”

一种可怕的情感涌上心头，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嫉妒。

“可难道你不爱我妈妈么？”

“嗯……这些都是我有幸认识你妈妈之前的事儿了。”

“后来她沿着铁轨来到镇子上，你遇到她以后，就跟你所有的哥们儿说，‘这就是我的女孩儿，我要娶她。’对么？”

“没错，这两条一点儿不假。”爸爸躺回到宽大的摇椅里，双手安详地放在扶手上。

“你遇到妈妈后，史黛拉·多伊尔对你还那么着迷么？”

爸爸几乎喷出的大笑使他的脸上堆满皱纹。“不是这样，先生，不是这样的。她看到休·多伊尔第一眼就爱上他了，休对她也是一见倾心。可是，史黛拉当时一心想着出去闯荡，盼着将来能在电影界出人头地，休也拦不住她。到底是什么力量扯着她非出去不可，我猜她也无法跟休说个明白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扯着她呢？”

爸爸朝我笑笑说：“儿子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是什么扯着你一心往外跑呢？你不也总说要去这儿去那儿的吗？你说你要跑遍世界，还要飞到天上去。我看你倒不像我，更像史黛拉呢！”

^①惠特曼：美国最大的老字号巧克力生产公司之一，始建于一八四〇年。

“你觉得她想在电影圈混出个名堂错了么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不相信多伊尔先生是她杀的吗？”

“对，我不信，先生。”

“可总有个人杀了他的吧。”

“这个么，巴迪，有时候人的确会心灰意冷，觉着自己再也撑不住了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是自杀。”

摇椅吱吱嘎嘎地前后摇晃，爸爸的鞋子拍打着地板。“对。现在你跟我说说，你在这儿坐着干吗？怎么不骑车到球场那儿去，看看谁在那儿玩呢。”

“可我还想听听史黛拉·多伊尔的故事。”

“你想听？行，咱们再来罐儿可乐。这大热的天，谁还非得来买个五斗橱拖回家去不可呢？”

“爸，你该卖空调赚钱。大伙肯定愿意买空调。”

“你这么想？嗯，没准儿，你说得对。”

于是爸爸给我讲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史黛拉的故事。他说休和史黛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从一开始，镇上的居民就表现出很能接受的态度，认为金钱和美貌的结合就像春种秋收一样再自然不过了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多拉·希布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，只有那个身材修长，走起路来闲散从容的休·多伊尔足够财大气粗，才可以配得上她。可即便是多金的休·多伊尔也驾驭不了她。当时休在州立大学刚刚念到一半，他老爸教导他说，要想把史黛拉娶回家，得先把书念完。当时史黛拉辞了在一家名叫“冷溪美容院”里的工作，坐上公车去了加利福尼亚。她在那里待了六年之久，休在她惊人美貌的诱惑下终于

缴枪投降，随即开始对她展开攻势。

与此同时，史黛拉家乡的女孩子们开始剪她在电影杂志上的张张玉照，读关于她的不断翻新的花边新闻——她如何幸运地一步登天，如何嫁给知名导演，跟他分道扬镳后，如何另嫁一男明星，随后又惊鸿一闪地弃他而去。还有摄影师竟然沿途追到希腊的塞莫皮莱，去捕捉她出生地的踪迹。当地人告诉他们，史黛拉当年的房子早就倒塌，给人当柴火用了，哪有什么踪迹了？无奈之下这些摄影师只好对着巴勒斯特牧师的房子胡拍一气，然后伪称那就是史黛拉的出生地。不久以后，即便是当地的姑娘们也跑到那幢房子前，来一番顶礼膜拜，有时候甚至还从院子里顺手牵羊，偷摘几朵花回去。史黛拉的成名电影《水深火热佳人劫》在主街的“大剧院”首映，同年，休·多伊尔乘飞机到了洛杉矶，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。他带着她南下墨西哥，敦促她跟她当时的商人丈夫（继那个明星前夫之后的丈夫）离了婚，然后自己抱得美人归，带着她乘坐豪华游轮周游世界。随后休追随史黛拉一同回到了好莱坞，他打他的网球，玩他的纸牌，而史黛拉继续拍她的电影。两年后，二人回到塞莫皮莱。史黛拉老家的人们都说，那两年对休来说，可真是天堂般的日子。不过老多伊尔先生却跟几个朋友坦白说，他对儿子的生活方式反感透顶。

多伊尔夫妇二人回到美国定居后，休竟大刀阔斧地开起了几间磨坊，很快就大赚了一笔。他老爸告诉他那帮朋友说，休竟有这样的本事，让他吃惊不小。可一等到老多伊尔先生归了西，休就开始酗酒，而史黛拉不在好莱坞拍戏时，就跟他一起喝得烂醉。又过了几年，她不再像从前一样频繁拍戏了，于是“红山”里夜夜笙歌，一发难收，两人也开始大动干戈，而且愈演愈烈了。一时间满城风雨，流言四起：有人说休养了若干情妇，而史黛拉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有人说史黛拉被

关在治疗酗酒者的疗养院里；有人说多伊尔夫妇的婚姻怕是要走到头儿了。

随后六月的一天，为了避开上午的热浪，“红山”里的一个女仆赶早去上班，在去马厩的小路上被横着的什么东西绊倒了。原来正是一身骑装的休，他头的一侧有个血肉模糊的洞。在他戴着手套的手边不远处，警察发现了史黛拉的手枪。枪已经被太阳晒得滚烫，热得碰不得。厨子作证说，多伊尔夫妇头一天的整个晚上吵得天翻地覆。休的母亲也作证说，休想跟史黛拉离婚，可史黛拉曾扬言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就会亲手杀了他。据此史黛拉被逮捕了。她跟警察说她是无辜的，可枪总归是她的，她又是休的财产继承人，也拿不出不在杀人现场的证据。对她的审讯拖得极其漫长，跟这一年八月的滚滚热浪一样无休无止。

天色已近黄昏，空气仍旧燥热难耐，我们坐在游廊里等着热气消散。一个邻居溜溜达达地走来说：“陪审团还在忙活着。”妈妈朝他摆摆手。游廊上方垂下一个宽大的绿色木秋千，我和妈妈坐到上面去，我问她史黛拉·多伊尔的事情。她说：“没错，大伙都说史黛拉是个漂亮姑娘。我对她一直都不太熟悉，也说不好她到底怎样。”

“可要是爸爸那么喜欢她，她为什么不请你们去家里做客呢？”

“她和你爸不过是同学，仅此而已。都是些陈年旧事了。像多伊尔家那样的有钱人怎么会请咱们这样的人去‘红山’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呢？以前爸爸家里也有钱哪。是妈妈你自己说的。今天在法院大楼，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走到她眼前说，‘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的，你就告诉我们！’”

妈妈轻声笑笑，让人想到鸽子做窝时发出的那种低低的声音。她

对爸爸一贯这个态度。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长时间呆坐着吧，妈妈有些恼火，“你不了解你爸，他要是觉得谁有麻烦了，就想拉人家一把，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。他就是这样，跟是不是史黛拉·朵拉·多伊尔没关系。你爸爸只不过是心肠好的人，巴迪，这点你可要记着。”

爸爸没有花不完的金钱，也没有比天高的志向，他有的只是一副仁爱心肠。妈妈时常提醒我们这一点。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爸爸身上的全部爱心，尽管觉着自己永远也比不上他。妈妈既不识字，也不会写字，从八岁起就整天站在烟厂里，一直站到爸爸娶她的那个早晨。她从来不是个认命的人，一心指望着自己的孩子比他们老两口更有出息。爸爸去世后的许多年里，她会从阁楼上把一个个发霉变黄的账本搬下来。那里面记录着别人欠下的一笔笔账目，加起来能有十万美元，这些就是爸爸的人生价值。对他来说，别人走背运的时候还逼他们还债，未免太难以启齿。妈妈常常看着那些个一碰就碎的名字，看着他们欠下的一笔笔钱，还用自己晒痕斑斑的手指摩挲着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她就会发出混杂着骄傲和恼火的叹息，然后冲着自己仗义得冒傻气的丈夫连连摇头。

那个晚上，透过客厅的前窗，我听见两个妹妹在弹奏钢琴，练着《桃色公寓》^①里的主题曲。街对过儿一家的灯倏地亮了，接着人行道上传来爸爸比往常急促得多的脚步声。他在树篱处转过身来，手里拿着个包裹（那种肉商每天用的油乎乎的包裹纸）。“陪审团的裁决下来了！”他兴奋地喊道，“史黛拉无罪！陪审团四十分分钟前回来了！他们已经把她带回家了！”

妈妈把包裹放在椅子上，让爸爸在她旁边的摇椅上坐下。“行，行。”

① 《桃色公寓》：又译《公寓春光》，美国第三十三届奥斯卡最佳影片。

她说，“人家不追究她就好。”

“她根本就不需要出庭的，埃达，我从来就这么跟大伙儿说。就像她的律师出示的证明一样。休去亚特兰大看了大夫，发现自己得了癌症，就自己了断了生命。史黛拉根本不知道他的病。”

妈妈拍拍他的膝盖。“没罪就好。对，对。”

爸爸发出了厌恶的声音。“你们信吗？史黛拉躲过了这次劫难，晚上有些人在大街上竟然气得蹦高儿！阿黛尔·辛普森肺都要气炸了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还为这个吃惊么？”看着这么头脑简单的爸爸，妈妈冲着我摇了摇头。

他们二人谈论着审讯的事，身影投在走廊的木门上。屋里妹妹们没完没了地弹着肖邦的各类曲子，作曲者早已魂归天国，可他留下的音韵却仍在流传不息，日日绕梁。

判决书下来几个星期后的一天，爸爸被邀请到“红山”去做客，他让我跟着一同去。我们带去了妈妈特意做多伊尔夫人做的几坛子果酱作为礼物。

爸爸开车驶过宽宽的白色大门那一瞬，我马上就意识到：财大气粗的人简直可以呼风唤雨。“红山”的天气似乎比别处凉爽，草也比镇上任何地方的都要葱绿。一个黑人，身着白色西装引领我们进了这所房子，沿着木制的暗黄色走廊迈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。房间里面装了百叶窗来抵挡炎热，还有一排排摆满书籍的白色书架。史黛拉坐在扶手椅里，椅子也是紫丁香色，和她眼睛一样颜色。她穿着散腿的裤子和宽松的衬衫。衬衫有些脏了，皱了，遮住了她试图遮掩的腰身。她正向杯子里倒着威士忌。

“克萊頓，謝謝你過來。小巴迪，你好啊！我沒耽誤你的生意吧？”

爸爸大笑，说：“史黛拉，我一整天不在，都不会少来一个顾客的。”

听到爸爸对她这样坦白自己的窘境，我真替他脸红。

史黛拉回之以大笑，然后对我说，她看得出来我喜欢读书，那么我是否介意自己看会儿书，她想借用一小会儿我老爸。我说没关系，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我既不想让她把老爸带走，也不想失去好好看看她的机会。即便她的脸因为炎热、喝酒，加上近来的悲伤有些浮肿，你也会渴望长久地注视着她。

他们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。我随意地走走看看：白色的钢琴上放着史黛拉·多伊尔的照片，有好多张，镶着银框。壁炉架上还有一幅巨大的画像，画像里的她目光意味深长，好像追随着我的脚步。我开始在那幅画前停下，久久凝视着，直到室内光线暗淡下去，直到爸爸和史黛拉走出屋来。她一手拿着纸巾擦拭着鼻子，一手拿着新注满的酒杯。“真不好意思，巴迪，”她说，“你爸爸真好，一直听着我絮絮叨叨。我只不过需要个人，听我说说自己的事儿罢了。”说着她亲了亲我的头顶，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她嘴唇的温暖。

我们跟着史黛拉出了宽敞的大厅，进了走廊。“克莱顿，像我这样一个酒鬼，又老又胖，在你耳边喋喋不休，像个傻瓜似的哭天抹泪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史黛拉，哪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而且从一开始听说这桩事，你就不相信是我杀了他。老天，谢谢你。”

爸爸再次握住她的手，说：“你现在要多保重啊。”

这时她突然抱紧自己，左右摇晃起来。各种字眼一股脑儿地从她嘴里蹦出来，像一扇门猛地被风吹开一样：“我恨不得朝他屁股踢一脚，这个狗杂种！他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说他不想活了，说他活腻了，然后一声不吭地把我绑在毒气室里，用姑奶奶我的枪结果了自己？这个天